



梅花闹

王仁菊

安居小城最大的好处是与山乡时光从未失散，动心起念间便触手可及。

晓风催鸟啼，春雪带花飞。出了正月，只要回老屋，邻家婶子们见面就报花讯。她们在眼前的村庄生活了一辈子，方圆几十里的花木枯荣尽皆了若指掌。那些顺应时节秩序，次第盛放的烂漫山花，开在山林、田野、河谷间，也开在她们的掌心里，掰着指头就能数得一清二楚。最先吐蕊的总是素心蜡梅，浅黄雅致，幽香盈盈的随簌簌落雪跃上枝头，直开到春风渐软才悄然谢落。人们常在“娃娃脸”般说变就变的春天里犯迷惑，蜡梅盈袖与东君红了桃花面，究竟谁是东风第一枝？然后是樱花、杏花、红梅、红梅，再往后还有梨花、蔷薇、百合、山茶，以及那些她们叫不上名字，统称为杂木的各色山野花，如茶藨、紫藤、野姜花、风铃花、秋牡丹等。

婶子们认定我偏爱那些自由散漫的山野花，盖因我归家时惯爱在菜园或屋周的林地、河沟边转悠，得便还总折一把花草插在顺手寻到的瓶子里。实际上，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被乡间花草吸引，还是受了郊野气息的诱惑？总是贪恋山野的味道，泥土的味道，以及自泥土里生发出来的一切，近乎本能地喜欢。

前两年，沟壑的万福园开了一大片红梅，几年下来，颇成气候。花开的时候一色霞粉，时节又总在花朝节前后，往返寻梅踏

春韵

郑清华

人间四月，秦巴深处，春意正浓。当江南的杏花烟雨渐成追忆，北国的杨花柳絮随风飘散，在秦岭与大巴山温柔的臂弯里，一场独属于秦巴秘境的春日交响正渐入佳境。这里的光芒被汉江的水汽浸润得格外绵长，让春天得以在千峰万壑间驻足徘徊，酝酿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汉水之畔，一垄垄茶田正泛着粼粼波光，宛如碧绿的绸缎铺展于山峦之间。晨光熹微时，茶山便从缥缈的云雾中苏醒。那些沾着晨露的嫩芽，仿若凝萃了山岚清气，每一片茶叶都浸润着自然的馈赠，在春风中酝酿着最动人的相逢。采茶女的身影在茶垄间穿梭，灵巧的指尖在嫩芽间翻飞，将春天的馈赠轻轻采撷。远处飘来的山歌与近处的溪流声、鸟鸣声相互交织，谱写出一曲动人的春之圆舞曲。

汉江，宛如一条灵动的碧绿绸带，自蟠冢山款款而来。晨雾中的江面泛着银光，如梦似幻。偶有渔舟划过，瞬间惊起一江碎金，熠熠生辉。顺流而下，瀛湖烟波浩渺处，岛屿仿如青螺散落于琉璃玉盘之上，景致如画。时有白鹭从茶山方向飞来，翅上还沾着茶歌的余韵。安康湖上，轻舟荡漾，船桨划动，惊起一滩鸥鹭，骤增几分灵动之美。

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幅水墨丹青。汉江如练，蜿蜒流淌，将两岸的粉墙黛瓦尽收眼底；瀛湖碧波万顷，远山如黛，渔舟唱晚的悠扬在湖面回荡；南官山的云海变幻莫测，时而如惊涛拍岸，时而似轻纱漫卷；香溪洞幽深静谧，溪水潺潺，古树参天，仿佛时光在此驻足，凝固成一幅永恒的画卷。置身其间，步步皆景，处处成画，让人不禁感叹安康“山水入怀、人在画中”的独特魅力。

漫步于烟火气十足的美食小巷，蒸面摊上腾腾而起的袅袅热气中，飘散着令人垂涎的诱人香气；小茶馆，茶客们目光专注地看着茶叶在水中徐徐舒展、上下沉浮；汉江边，暮色笼罩下江岸亮起温暖的灯火，将一江春水染成流动的星河。在这里，时光似乎放慢了脚步，让人得以细细品味“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闲适与安然。

此时最宜沏一壶明前毛尖。看蜷曲的茶叶在玻璃杯中缓缓绽放，犹如重演整个春天的故事。轻啜一口，茶汤清冽甘甜，瞬间，山野的清气便顺着喉间滑入肺腑——那是饱含硒元素的土地馈赠，是云雾与阳光的私语，更是千百年来秦巴人与自然相守的智慧结晶。

春深似海，茶香依旧。在这片备受自然眷顾的山水间，处处隐匿着不期而遇的惊喜：转角处，一树辛夷正热烈怒放，繁花似锦；农家小院里，飘来芝麻馍的诱人香气，令人回味；茶馆之中，传来汉调二黄那悠扬婉转的唱腔，余音绕梁。来吧，趁春光正好，来赴这场与秦巴山水的约会，让富硒茶香沁润心脾，在“襟怀揽烟水，步履踏丹青”的意境里，找寻心灵的原乡，品味安康的诗意与远方。

八仙云雾

红安乡村 茶香平利

（外一篇）

危才军

八仙云雾，云蒸霞蔚，袅娜多姿。

当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热气中翻滚、聚散、沉浮，宛如八仙间的美景，又似人生际遇的缩影。先辈们为这茶赋予了一个梦幻的名字——八仙云雾。

雾，轻轻笼罩山间，像一层柔软的纱，将茶园包裹在朦胧之中。雨，细密地飘洒，如无数透明的丝线，编织着这片绿意盎然的世界。茶树的叶子在雨雾中舒展，吐露着自然的芬芳。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湿润与茶叶的清香，每一口呼吸，都让人忘却尘世的烦忧。

我撑着一把伞，漫步在茶园中，脚下的泥土松软，风，带着湿润的凉意，拂过我的脸颊，也带来了一丝熟悉的气息——那是你，远远地站在茶园的另一端，裙角被水汽浸润，发梢在风中轻扬。初恋的记忆，像一缕若有若无的茶香，悄然萦绕在心头，淡淡的，挥之不去。

茶树的根在地下疯长，在二月的春风里，抽出生无数新绿的枝丫。每一片叶子都在雨中舒展，每一滴雨珠都映照着重光，在枝叶间闪烁。我想把这茶园的春光，揉进每一片茶叶里，让风捎给你，告诉你这里每一片叶子的低语，每一滴雨珠的心思。

茶园的小径蜿蜒向前，像一条通往记忆深处的路。我想带你来这里，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雨滴落在伞上，茶园像一片温热的海洋，绿意无边，将所有的思绪都淹没其中，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或许早已随风融入了这片茶园的气息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八仙云雾，是景，是茶。它让人驻足，也让人沉思。

碧绿的汤色，清新的气息，像极了初恋的苦涩与甜美。一抹微光，从心际轻轻划过，如雨后的雾气，悄然升起，又悄然散去，只留下一片湿润的绿，和一颗被自然抚慰的心。

天书峡的花

天书峡的花，兀自自立。

在高山林海的角落，昂着头，携几片叶子，摇曳生香。不一定要长成大树，魁梧伟岸，出人头地；也不愿长成草的样子，左右摇摆，随声附和。

天书峡的花，清冷孤寂。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景都有。长蛇蜿蜒，似欲左右逢源，却又踌躇不前；蜻蜓点水，轻盈飘荡，却难觅归处；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说着无足轻重的话语；野雉装模作样，用爪子刨拉一些速朽的文字。

天书峡的花，兰芳自赏。

太阳拨开树叶，让光点洒在身上；月亮在夜晚温柔地抚摸；星星用眼神交流；雨洗涤叶上岁月的尘埃；清风拂面，让花衣袂飘飘，翩翩起舞。

天书峡的花，干净简洁。

云雾每天扯起幕布，将山林峡谷神秘地包裹；霓虹偶尔为这背景添上一抹底色。

四周的天书，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来过无数人，却鲜有人读懂。天书峡的花明白，这些书，非读不可，唯悟可通。

天书峡的花，将心事诉与山涧，山涧欢快地跳跃，携着花的低语，流向远方。



春野游鷹

潘慧作

第1437期

瀛湖

滴水岩记

李永明

我童年居住在西路坝小村里，小村安抚着我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额上新添了些许皱纹，头发上又添诸多白发。每年，都要去看望几座山、拜访几条河，家乡的滴水岩，每年都会去的。

滴水岩位于李家湾村的北面，李家湾村在凤凰山半山腰，这里地势平坦，群山环抱，是一个天然的小盆地，屋舍相连、土肥水丰，四周的泉水在向下流淌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沟壑，远远看去雄伟壮观，秀丽高峻。

滴水岩所在的凤凰山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是西路坝清晨最早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少年时，在五彩缤纷的夏季，我和小伙伴们常到滴水岩嬉戏。瀑布高百米，四周山峰林立，山溪泻流。若遇到丰水时节，清晨观瀑，别有风味：你望云雾缭绕的小山峰，若隐若现，朦胧间露出峰顶；你看瀑水飞溅，微风轻拂，飘飘洒洒，如薄雾，似细雨；你听瀑布跌涌之声与峰顶松涛互相呼应，像排山的浪潮，似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战鼓雷鸣。山泉水是活泼的精灵，从悬崖上坠落后，继续沿着山涧，一路狂奔汇入月河，灌溉着下游千余亩稻田。若遇到滴水季节，瀑布水量锐减，直到形成一滴滴的水珠，慢悠悠往下落，就有了“滴水岩”的名字。想象一下：湿漉漉的百丈绝壁，千万颗晶莹透亮的珍珠，纷纷扬扬，从岩顶落下来，是多么壮观的奇景。无论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或是“大小珍珠落玉盘”的滴水岩，都撩拨着人的情愫。

李家湾村并不大，以李姓为主，祖祖辈辈在这里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地生活着。凡是来过李家湾村的人，没有人不为该村的

晨雾漫过汉江时，我总要去新城门顶的观景台立半晌。汉白玉栏杆润湿脚脚的露水，总将记忆找回2014年的春天——混凝土泵车轰鸣昼夜不息，城门“安康”二字在破晓前浸透琥珀色天光，欧阳询的墨魂在花岗岩上生了根。不远处，旧城门拆下的金牛转角正悬着今春的露，像悬着十年前的星。

大桥门的年轮

郑才林

金属的告别

拆除老城门那天，挖掘机铁齿啃噬混凝土迸溅火星，那是老城门坚实的躯壳最后的告别仪式。拆除“雄鹰和金牛”那日，两台起重机伸开钢铁臂膀。来自福建的施工老板执意要燃放万字鞭炮，称这是他们老家的规矩。爆竹的红衣在钢柱间炸响，火星溅入生锈的螺栓孔，惊醒沉睡二十八年的铁胆。老师傅切断最后一根承重柱时，割刺枪蓦地鸣咽——1986年的硬币在钢骨夹缝中熔成银泪，烫出铜钱大小的疤。

分秒的见证

五米长桌铺满交通疏导图，红蓝箭头织成困兽的网。与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推演百遍的方案，仍被早高峰车流惊出冷汗。卖三斤馒头的老汉推三轮穿过围挡，胶轮在图纸上碾出玄妙卦象。攻坚期的集装箱指挥部里，浓茶与药味纠缠不清。厨房大姐端来的面条总凝成坨，深夜接起女儿电话时，混凝土搅拌声盖住了那句“爸爸在修大城门。”



石头的印记

福建工班的帆布棚下，钨钢凿与花岗岩厮磨声彻夜未歇。老林喉间闷吼随着凿刃旋出，在“秦巴明珠”的“珠”字捺笔处刻下完美沟痕。“欧阳询的捺如舟子撑篙，劲道要藏在筋骨里。”他舔着皸裂的唇演示，完工那日，我才发现他左手掌纹早被石屑填平，如同石刻的山水拓片。

汉白玉立柱安装那日，晨露在石柱间拉出晶丝。测量员小杜耳后汗珠滚落，在玉石藕荷纹上晕成深浅云斑。而今雨洗过的柱头浮出絮状纹路，像把十年前那场晨露冻在了石芯。

地震的震动

地下通道掘进到桥西广场供电缆位置时，碗口粗的电缆外皮皸裂，露出内层的防护层，像一条蜕皮到一半的巨蟒。供电巡查的班组长焦急地呵斥工人：“这太危险了，要是触电就严重了。”施工单位赶忙组织围挡，并贴上警示标语。

顶部梁板混凝土浇筑那晚，支架顶托在丝杆的颤抖中呻吟。我躺在集装箱式工棚里守到启明星亮起。钢箱梁吊装那晚，汉江两岸亮如白昼。千斤顶的钢索绷紧如坚琴，百吨重的钢结构悬在离地十几米处摇晃。我手心冒汗，耳边传来四川老王吼着：“再旋十公分就巴适。”湖南来的徐经理的“安全第一”混着钢索绷紧的嗡鸣。当最后一簇焊花熄灭，香溪洞的朝阳正为钢梁镀上金辉。

重生的标志

“金牛”安放仪式的前几天，我们在大桥上来回奔波。等比例的木模始终无法呈现出想要的效果，直到晨曦中调斜7.5度，牛角终与新城门构成黄金夹角。

竣工前夜高烧汹涌，体温计水银柱几欲破壳。恍惚见老匠人月下拌糯米灰浆，母亲在天堂握我手贴她心口。礼花炸响时，ICU仪器与心跳同频，护士说那夜汉江亮如缀满钻石的绶带，却不知我的泪正顺着氧气管倒流。

光阴的铭刻

城门LED初亮那晚，我携着欧阳询字帖的硫酸纸伫立广场。当“安康”泛起青金石幽光时，欢呼声沿电缆震颤继电器，震落我掌心的汗。

香溪洞晨钟撞碎江雾时，第一缕阳光掠过钢质插板门的铰链。石缝里的指纹、电缆井的盐晶，熔进混凝土的旧光阴，正在新城门的年轮里舒展。每道螺纹都是匠人写给未来的密信，等待某个白露未晞的清晨，被后来者的目光焙热。

又遇花开

程鹏

不觉间已是春意盎然了。不同的季节总会有不同的思绪，农历二月的风却总是由寒变暖的。万物萌发，破土寻求新生都要经历一番挣扎，如这片春光总是要融化了凤凰山上的雪才能活泼起来。

上班的路上过了蒲溪道班就进入了双乳镇的地界，蒲溪道班院子里有两株玉兰，早晨遇见的时候硬硬的枝条上泛着些白色，中午太阳一照下午就有些绽开了，不算耀眼却也能看得出大致的模样。

单位院子里的含笑花也是这个月开的，今年却比别处开得稍早一些。往常我会走近些看看那花瓣初绽的样子，今年留意到它时已然是盛放了。参加工作以来，十余年熟悉的环境变化不算大，那两株含笑花还是初见时的样子。也许是每日都见的缘故已察觉不出它的生长，常年都是郁郁葱葱，只有花开的季节才有了一些变化。

有人说：“整个人类历史也不过麦子熟了几千次”。这样的说法里有着生命“长”“短”岁月“快”“慢”的思量。我是喜欢这样朴素的总结的。把岁月光景落在麦子的成熟上，对抽象的岁月思考便有了寄托，看似一成不变生活也就有了更迭。的确，所有的思考既要仰望星空也要低头看路，即是荆棘也有花开。对于生活的热爱源于脚下土地的供养，对于理想的追求更离不开那些“麦子”的轮回。

麦子成熟了几千次不足以总结所有的光阴，虽略显消极却也务实，细品滋味过后总有一种豁达和细腻的感觉。

具象的来看麦子的播种和收获的过程其实就是岁月的写实，几千次的播种就是历史的延续，几千次的成长也包含着几千年的变与不变，变与不变其实都是一种适应，有几千次的播种就有几千次的挣扎，有几千次的成熟就有几千场的风雨，有几千次的收获就有几千道的收割，有几千次的享用就有几千回的碾压。麦子的轮回从新生到茁壮直至短暂的拥抱碾实，有的只是平静的洒脱归于脚下土地的一面之约，只要季节到了，播种和收获一切都又显得那么自然。

麦子周而复始地在春天里思考几千次的挣扎，承受风雨看淡割舍直面碾压这才是经历的意思，也许也是花开并不是目的。

单位的大姐在上班的路上讲了一个“放羊人和砍柴人”的故事，大致内容是同村放羊人和砍柴人相约同行上山，上山后两人相聊甚欢直至二日暮归回家，羊吃饱了砍柴人却两手空空。故事虽短，却又给了我新的思考。

为了那些“麦子”有人放羊有人砍柴，无论是放羊还是砍柴都是各自的生活，日暮而归却都要各自面对收获。终日熙熙攘攘的奔波带来动力总是最后的收获，积极地经营必要的历程，坦然地面对收获才不枉花开一场。

在春天里行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风景确实易生留恋，只有见过花落无声的残酷才能给脚步添些紧迫。

看风景，那些开得随心所欲的花不免会让奔波劳累心生嫉妒，却又有多多少少奔波生出过顶霜白雪的嫩芽？好在花开的季节有着无限的可能，无论是在花圃还是田埂吹过的风都是一样的冷暖，尤其是那田埂上的无名花草不为夸赞顺势而开时甚至落得更显得懂得务实的生活。细细观赏它们的色彩远比花圃里的颜色更丰富。花虽不多，但只要结了果也有几分繁华。

花开时节，行路虽急任他风吹才能滋润生长，停下之时拥一捧清泉盛面和着花香，这才算真正领略了时光。花开在远方，前行就是为了赴那一面之约。